

第四章 結論

研究者自大學時代接觸西方新音樂以來，多以創新與多變為創作時考慮的兩個觀念，當時好像以頭腦與眼睛來寫作，就可以達到奇異譜面與陌生音響的兩個訴求，這樣的作品當然找不到任何聽眾；「新音樂」三個字，可能只認識了「新」字，若不使用耳朵與心，是永遠與「音樂」兩字扯不上邊，充其量只是稍有安排的「噪音」而已。

研究者本者對琵琶音樂的熱愛，萬不願將「噪音」兩字加諸其身，致力於以耳朵的寫作邀請耳朵的聆聽、以心的紓發邀請心的共鳴。藝術的價值來自於「創作」，「作」為寫作；「創」為有別於前人的、將自身想法與理念實踐於其中；由此說來「創作」兩字是離不開「新」字的；是以研究者在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是琵琶音樂的創作，經過琵琶相關文獻的研讀、琵琶音樂的創作與分析，研究者將所理解與發現的寫作技巧做以下幾點討論。

一、思考的先後順序

在寫作琵琶音樂之前，應先充分理解關於琵琶音色與指法等各項特色與限制，創作時在架構好曲子整體結構後，腦中勾勒出某樂段欲呈現的風貌後，首先思考的是，琵琶的何種指法或指法組合具有該色彩，結果應會得出不只一種指法，再依曲子需要的段落、速度、音量、織度等層次加以選取；第二項思考的是，所選取指法應在哪一個音域及哪一條弦上施展，最後可以按把位來選擇什麼樣的音高。

以上我們可以發現琵琶的寫作，旋律帶出的音高選擇不會是首要的，也許決定風格時旋律會一躍而出，但是礙於另外兩項因素，音高有很高的機率會需要修改與讓步。

二、發揮與限制

琵琶種種的本質匯聚成琵琶音樂重要可發揮的特色，運用不當可能成爲限制，即爲「對比」與「堆疊」。

上文提過琵琶最基本的指法〔彈挑〕也是對比，從小單位到大單位、由小範圍到大範圍，琵琶的寫作方法即以指法呈現出長短不一的對比效果；以能量大小來替代我們所說對比的鬆緊程度，一首曲子還未發聲之前可以說能量爲零，曲子開始後可以慢慢累積能量至其爆發後疏散，可以開始先爆發高能量之後慢慢回復，也可曲子沒有一致方向的聚集能量，只是一聚一散、規律地運動著；總而言之，能量是需要被疏散的，它可以是各種形式，好比休息幾拍、〔彈〕個空弦音，要注意的是各種形式都是相對而來的，所以不會一開始就強〔輪〕很長一段時間不變化，會僵持一陣子然後〔彈〕一按弦音加一空弦音，再僵持一陣子再〔彈〕幾個音，所以很多琵琶作品常使用〔子弦〕和〔纏弦〕空弦音，目的即在此；琵琶有一些特定指法組合，就是由對比色彩發展出的，研究者也使用很多在曲子裡，例如〔半輪〕後〔挑〕、〔下推音〕後不〔推〕只〔彈〕等。

堆疊也是對比的延伸，研究者上段學〔彈〕一按弦音加一空弦音，再僵持一陣子再〔彈〕幾個音，就是一次堆疊的例子，通常會使用相似句型，運用代換幾個指法、代換音高或音域，愈堆愈緊、或愈放愈鬆都是琵琶常見的手法。

當然這兩個好用的技巧也有其負面；對比的應用上，要注意除了指法、音高、音色外還要搭配節奏和休止符等時間元素，研究者曾經做出各種豐富的指法、音高、音色的對比就是沒有將時間元素放入，演奏者忙於上下移動及變換指法，導致該鬆散的指法缺乏充裕的時間，無法達到對比的效果，曲子便有失精彩。堆疊的應用上除了要考慮時間元素外，要配合運動方向選擇適合的指法、適合的音高，例如運動方向為由鬆到緊，若安排〔搖指〕→〔掃拂〕→〔輪〕順序就不對了，應為〔搖指〕→〔輪〕→〔掃拂〕即能達到能量越來越高的目的，才能稱為成功的堆疊。

三、突破與創新

努力學習了中國人的美學思想及琵琶音樂的創作特質後，當思考如何將新的想法融入其中，研究者不會是第一人，國內外已有很多做曲子家們寫了很多成功的作品，例如李子聲老師的《色 IV》為一把琵琶與四位鑊鈸演奏者，在空間位置與音色，琵琶與鑊鈸都有很密切的關係，琵琶與鑊鈸相互模仿、相互呼應，琵琶與他們對話甚至與他們合而為一，好似五把鑊鈸的演出，成功地秀出琵琶另一個嶄新的面貌。

研究者將創新的訴求著眼於兩個部份，一為調性或調式的破壞，二為曲式的突破。雖然音高不是琵琶考慮的重要元素，卻也是琵琶音樂構成中重要的一部份，由於琵琶使用空弦的比例很高，因此受定弦的限制以至於離不開調性；把位按音也是影響要素，琵琶的品相固定且距離寬，無法輕鬆快速按不諧和的和弦與微分音。研究者以調整定弦、若要使用一般的空弦音，按音可選擇不諧和音，例如按 Si 來對應空弦 La、使用半音、使用〔推〕、〔拉〕、重〔揉〕等變音指法等方法來破壞調性與調式。

研究者認為所需要突破的曲式，不是指琵琶傳統的文曲、武曲、大曲等三種曲式，指的是常用的指法變奏曲形式，即一段旋律以不同的匯組指法做不同段的變奏方式，這是由琵琶指法的領導地位演變來的曲式結構，不同於堆疊技巧，研究者認為變奏形式乃為表現指法而表現，堆疊乃為曲情需要而使用，研究者想要打破這樣的窠臼，雖然琵琶的韻味與生命來自與指法，但是音樂有其自身的藝術性，是超脫於這些有形的元素、形而上的存在於時空中；是以，將想法與意念透過琵琶語言實踐於作品中乃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。

以上三點是研究者從創作琵琶音樂到寫作這篇論文的心得感想，研究者相信這不會是終點，將永遠是起點，無論是在創作中、在研究中都深切認識到琵琶音樂歷久不衰的藝術價值，研究者將繼續鑽研下去，相信琵琶是可以跨越國際、跨越時空、跨越限制的超時代樂器。